

海外观察

创新 德国制造的核心

□刘丽娜

“德国制造是品质的最好证明，代表先进技术和经久耐用。”法兰克福Hochster瓷器厂总经理约格·克斯特随手拿起会议室里的一只咖啡杯，表情坚定而自豪地说。

“中国制造么”，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笑，“让我说什么好呢？”停顿几秒钟后，这位老练的营销专家用坦率而又充满外交技巧的话说：“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过去几年，中国产品质量有了改善。中国产品在德国口碑不算太好。我们要与中国保持距离，否则我们怎么保持优势。但中国制造的发展前景很好。就像上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被德国人看作垃圾，后来他们从物美价廉发展为高价高质。”

如果将中德两个制造大国进行比较。上面这一番话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德国人对中国制造的真实看法。不过，熟悉制造业历史的人知道，“德国制造”一词本身也有着一段屈辱史。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曹奕告诉笔者，“德国制造”是100多年前（有学者考证大约是150年前）由当时的全球制造强国英国以羞辱的方式强加给德国的。

19世纪的德国，由于工业革命晚于英、法很多年，在欧洲大陆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当时德国出口到英国的产品被认为是质量低劣的代名词，而且模仿抄袭盛行，被英国人瞧不起。为了防止德国来的产品影响了英国制造的名誉，英国人强令从德国来的商品都须打上“德国制造”字样。

当时的欧洲人无法想象，百余年后，德国制造不仅赶超英国，在欧洲甚至世界都更加受到尊敬。

那么，德国制造与眼下全球热衷探讨的“创新”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北京刚刚结束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创新”做出新的表述，被媒体解读为中国的创新宣言——“在新一轮全球增长面前，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明年将是中德创新合作年，预计双方会在创新上持续大做文章。但中德双方在创新上的理解有所不同。

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东亚事务处处长葛林·哈克曼对笔者说，创新是非常宽泛的，中国更关注技术、经济创新，但我们更关注法制对话、人权对话，这是德方希望拓展的宽泛主题。

她说，从企业角度看，德国非常有非常多中小企业，大部分为家族企业，在研发上几乎没有政府支持，他们自己会大量投资。根据我们的理解，中国的中小企业就是规模小，在技术和创新上都没什么优势。但在德国，中小企业有多年的自主创新传统，他们热衷于发明创新，对技术创新有无限向往和快乐。另外，德国中小企业喜欢远离政府，政府也愿意让企业自身去做转型，以自身的创新技术去带动发展。所以，我们的创新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要让孩子从小对技术创新有兴趣和渴望。

德国学者赫尔曼·西蒙在探讨中小企业成功秘诀的《隐形冠军》一书中表示，多数隐形冠军认为创新不应仅限于改进产品，而是将投资的中心侧重于内外加工过程。小公司也能成为伟大的创新者。因为，在未知的领域没有固定法则。创新是一种持久的探索，一种反复试验的过程。

领导人胸怀世界，官员致力落实，企业家热衷技术。无论政治家、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对创新本身的推崇都是一致的。正如赫尔曼·西蒙所说：“持续成功的不二法门就是持续创新。”

在调研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令笔者印象深刻。在汉堡市的港口新城，游客服务部经理Daniel Jahn指着新城里的一处儿童游乐场说，这里的设计专门请孩子们亲自参与。因为只有孩子才最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可以说这是一种人性化设计，但又何尝不是创新？请孩子设计自己的游乐园，才是真正的理念创新。

汉堡经济促进局国际部主任马兴汉特别强调德国大学的双元教育体制，即学生一半时间在校学理论，一半时间在工厂或工作单位实习。这使德国的创新非常符合实际。马兴汉说，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与十年前相比，中国已不是简单的模仿制造，而越来越多地有自己的技术和创造，这正是一种创新。

知耻近乎勇，好学近乎知。德国制造有着知耻后勇的故事，德国创新则是不断学习探索世界的结果。

中国与德国，在世界时间与空间坐标中处于不同的点，在某些时刻又有交集。在这些交集中，无论制造还是创新，都值得持续探索。

海外聚焦

格罗斯“债券天王”陷入困境

□本报记者 张枕河

今年9月底，美国金融圈传出重磅新闻，有“债券天王”之称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意外宣布辞职，转投另一家知名度并不高的基金公司Janus Capital。格罗斯跳槽引发震荡，Pimco旗下总体回报基金10月份创下有史以来单月最高赎回规模，格罗斯跳槽后创立的新基金同样“吸金”能力不佳。

作为曾经妙语连珠，准确预测次贷危机等多个重要事件的投资大鳄，格罗斯今年遭遇危机，其跳槽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基金收益大降。一位在Pimco工作的内部人士如此评价：“格罗斯跳槽再次提醒我们在华尔街不赚钱就得离岗，哪怕你是债王。”但许多格罗斯的粉丝认为，他拥有敏锐的市场感觉以及超高的数学能力，目前的困境或许只是暂时的。

债王跳槽引发震荡

比尔·格罗斯今年70岁，是全球债券市场最为知名的操盘手之一，拥有杜克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企管硕士学位，有“债券天王”的美誉。对于格罗斯而言，债券就是他的生活。他投身债券领域超过30年，对债券投资的热情分毫未减。他形容债券投资有如一场游戏：“当你真的沉浸其中时，你会发现，这是一场游戏，有输有赢，每天早上都会重新开始一场战争。”然而格罗斯近期的“战果”却不尽如人意，其跳槽也引发一系列震荡。

金融城传真

金融城里虞美人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11月11日11点，英国陆军第七步兵团的一些将士以整齐的队列走入金融城，在保险公司劳合社总部大楼的底层停了下来。

这些穿着礼服的士兵并非进行巷战演戏，而是参加节日纪念活动。他们一立定，5000朵红色的虞美人花从大楼顶层飘散下来，落到士兵和围观的保险经纪人身上。

这是英国纪念一战胜利一百周年活动的一部分。据记载，在一个世纪前的那场世界大战中，金融城的从业人员丝毫没因腰包鼓胀就缺乏血性，好多人都抛下金饭碗毅然从军，比如劳合社中就有不少保险经纪人加入了第七步兵团。

不幸的是，远赴欧陆作战的人中有不少埋骨沙场，再没有回到金融城。百年后那些从天而降的红色花瓣，象征着阵亡将士为国家抛洒的鲜血。近期在金融城里有不少人都在衣领上佩戴一朵小小的纸质红色虞美人花，表达对阵亡将士的哀悼。

一战之后，每年的11月11日就被设定为英国的和平纪念日，红色的虞美人则是这个纪念日的标志。每年一到“双十

华尔街夜话

奥巴马能兑现承诺吗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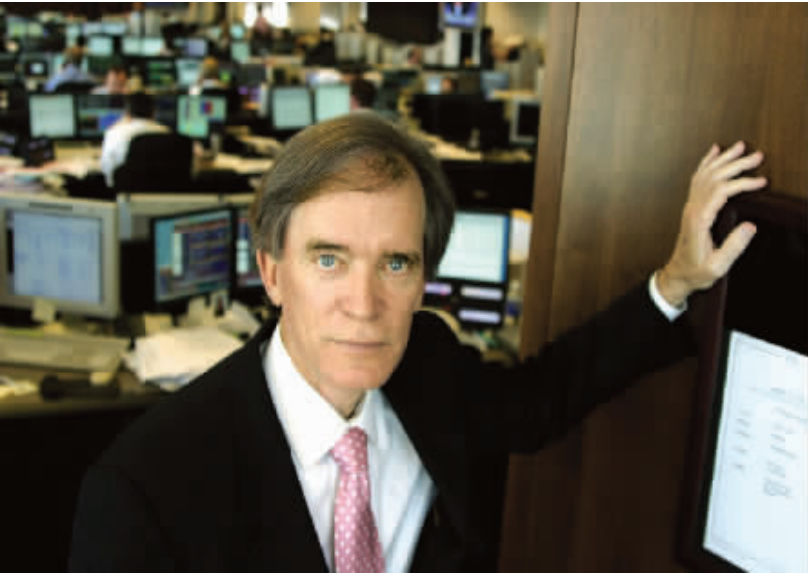
本月12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2020年后两国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赏。美国首次提出计划到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高于美国曾经承诺的2020年减排17%的目标。

但是，这份透着奥巴马减排“雄心壮志”的声明并不包括任何实现目标的具体举措，而2015年开始美国国会将会完全被更加倾向于传统化石能源的共和党控制，美国政府要兑现这一声明困难重重。

由于存在时差，中美联合声明公布时，华盛顿还处于深夜，但在当地时间12日一早，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立刻对奥巴马的减排承诺提出严厉批评。

即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说，对于奥巴马宣布的声明，他感到“特别不安”，这个计划“不现实”，还会“贻害后继者”，给美国带来“浩劫”，公共事业费用会上涨，美国人将大量失业。他同时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考验奥巴马这一雄心勃勃的承诺。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博纳当天也对奥巴马表示批评，称



IC图片

Pimco近期发布的公告称，该公司旗下总体回报基金10月份遭遇约275亿美元资金赎回，创有史以来单月最高赎回规模。业内人士强调，格罗斯9月底意外宣布辞职，成为引发该基金大规模赎回的重要因素。9月份该基金刚刚遭遇23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赎回，绝大多数都是在格罗斯宣布辞职后的两天内撤资的，而10月撤资规模加剧。

Pimco总体回报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债券共同基金，目前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700亿美元。而在2013年最高峰时期，该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曾高达2900多亿美元。其实在格罗斯离职前，由于投资业绩表现黯淡，该基金已面临资金持续流出困境。截至今年10月，该基金已连续18个月出现资金净流出，累计流出规模接近1200亿美元。

根据Pimco公布的业绩报告，去年该基金亏损2.3%，跑输大盘和大部分竞争对手。但在2012年，该基金回报将近10%。从1971年以来该基金年平均回报率为7.3%，超过大盘和绝大部分竞争对手，2000年以来只有去年出现年度亏损。

格罗斯跳槽后成立的新基金同样表现平平。数据显示，格罗斯跳槽Janus Capital后成立的新基金——Janus Global Unconstrained Bond基金，10月吸纳资金额为3.64亿美元。连同9月吸纳的6640万美元及投资回报，基金目前规模仅为4.43亿美元，吸金额甚至低于同期流入Janus Capital的其他基金。

华尔街“预测王”

格罗斯在华尔街可谓大名鼎鼎，妙语连珠。例如，1980年，36岁

绽放的虞美人花，心情激荡中写下了《在佛兰德斯战争》的诗篇，描述了在血染的高地上盛开的虞美人花。后来这首诗被广为流传，虞美人也逐渐被视作代表阵亡将士的一个文化符号。

每年此时，英国人都会买一朵小虞美人纸花佩戴起来，同时也以此表达对世界和平的愿景。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等基金会和慈善组织这个时候也都活跃起来，靠出售虞美人纸花等面向全社会发动募捐，帮助退伍军人这个群体筹集资金。

由慈善组织发售的纸质虞美人花每朵售价1英镑，对于金融城的有钱人来说，如果觉得纸花不够好看，还可以花上十几倍的价钱买一枚精致的虞美人花胸针，有英国珠宝商就推出了这类产品，当然其中一部分销售收入都要捐给慈善组织。林林总总的虞美人纪念品收入加起来，今年慈善组织的筹款额达到创纪录的4600万英镑——其中自然包括以劳合社为代表的金融城捐出的一笔笔钱。

对金融城来说，捐钱拥军有时还意味着培养后备力量，因为军人和交易员有着同样的特质，即不畏惧风险但又谨慎对待，或者按照金融城的谚语来说是面对未知风险要“保持淡定，勇往直前”。

不少环境问题专家也持类似观点。美国“关注全球问题科学家联盟”战略和政策部负责人奥尔登·梅耶尔推测，美国政府在宣布该声明时并未考虑国会的影响。他认为政府利用目前已有的权力就可以实现声明中设定的目标，但政府必须在整个工业体系里找到每个可以减排的门类。

此外，奥巴马还获得了美国媒体的肯定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支持。美联社在报道该联合声明时说此举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新动力。美国太阳能协会、风能协会均在12日发表声明，认为中美两国的减排承诺是“历史性的突破”，将引导投资者继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投资。

单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难言划算。但当问题发展到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时候，经济考量就应退到第二位了。2012年以来，党派之争一度让美国政府跌入“财政悬崖”甚至关门，此次减排声明有可能再度激化双方矛盾，加剧美国未来减排之路的困难。但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其环境政策关乎全球发展。世界希望看到，奥巴马及其继任者兑现减排承诺，担负起对人类未来发展的责任。

海外选粹

欢迎回到华盛顿

尽管早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相关民意调查便预测到奥巴马的民主党会被共和党打败，但选举结果仍令人人为之一惊。共和党轻取参议院及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可谓“胜况”空前。而民主党一度认为可以通过减税、抨击共和党人士等手段拯救自身于水火中，不曾想到结果会如此之糟。

不过《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大胜过后，共和党人士也需小心行事，否则胜利的果实很可能付之东流。因为在此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并未向选民提供更多积极的议事日程，也未提供奉行保守政策的愿望清单。而美国选民比任何时候都厌倦两党之争和因此造成的政治僵局，更加渴望通过双方妥协达成两党和解。因此，美国新政尚需开拓更多新路。

面对本次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很多局外人深表困惑。因为与其他发达地区、特别是欧洲相比，美国目前经济状况良好，股市繁荣，失业率下降，同时公共开支趋于稳定，人们不解奥巴马总统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党为何如此不受选民欢迎？《经济学人》分析认为，美国经济虽已走出泥潭，并渐有起色，很多选民却并未感同身受：不仅美国中间值收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很多家庭对未来生活充满不安全感。更令人震惊的是，约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将来其后代的生活会远不如己。去年底国会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与奥巴马总统之间产生僵局致使联邦政府一度关



《经济学人》

巴马卸任之前，身为国会“管家”的共和党人首先要学会与总统共事。而在《经济学人》看来，民主共和两党在多个领域都有妥协余地，比如共和党方面支持自由贸易，而奥巴马总统倾向于由政府当局主导贸易谈判；另外，双方均有意修订企业所得税法，并主张投入更多资金改善美国基础设施；同时双方也都有意改革移民法，以吸引美国真正需要的人才。当然，美国政治僵局的最终解决之道还是改革，虽然改革相关选举制度不能一蹴而就，却能最终帮助美国人完善国家治理结构。（石璐）